

三國全圖演義

三國全圖演義



三
江
日
替
喉
承

伯龍

群英會
蔣幹中

之江
吏隱



用奇謀孔明借箭

讀書樓主



獻密計黃
蓋受刑

八詠樓主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凡大功之將成。必有其端之先見。而所謂端者。又有順有逆。敵方疑我。而我先小敗。以驕其志。此端之逆見者也。敵方輕我。而我先小勝。以挫其銳。此端之順見者也。曹操當劉琮新降。豫州新敗之後。席捲荆襄。氣吞吳會。驕盈極矣。是不可不先有以挫之。周郎以江口之小勝。預爲赤壁之見端。殆不用逆而用順者乎。

玄德有檀溪躍馬一事在前。可謂險矣。而此處江口勞軍之事。則愈險。雲長有單刀赴會之事。在後。可謂奇矣。而此處江口相從之事。則已奇。險莫險於不知奇。莫奇於不露。蔡瑁追之而倉皇出奔。是知其險者也。周瑜送之而從容作別。是不知其險者也。却荊州之請。而以言折魯肅。是露其奇者也。立玄德之後。而以不言囑周瑜。是不露其奇者也。前後兩番。極其相類。文極其相反。真妙不可言。

文有正襯。有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是反襯也。寫周瑜乖巧。以襯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襯也。譬如寫國色者。以醜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章相襯之法。

孔明未出草廬之時。卽曰外結孫權。故荊州之守。關公欲分兵拒吳。則孔明止之。關公之沒。玄德欲興兵伐吳。則孔明諫之。至白帝托孤以後。終孔明之世。未嘗與吳相惡。蓋欲結之以共討漢賊也。惟魯肅之見與孔明合。而周瑜之見獨與魯肅殊。肅方引孔明以相助。而瑜則欲殺孔明。肅方引玄德以相助。而瑜又欲殺玄德。是瑜之不及魯肅遠矣。雖然。肅知玄德與孔明之爲人傑。故欲得之以爲援。周瑜亦知玄德孔明之爲人傑。故必欲殺之以絕患。天下非人傑不能知人傑。嗚呼。瑜亦人傑矣哉。

玄德在水鏡莊上。聽元直之語。妙在句句明白。蔣幹在周瑜帳中。聽軍士之語。妙在不甚明白。玄德耳中。雖甚明白。心中不知元直爲誰。却是不明白。蔣幹耳中。雖不明白。眼中已見張蔡降書。却是極明白。兩樣聽法。亦作兩樣猜法。前後各各入妙。

陳宮在路上拾得玄德與曹操書。妙在千真萬真。蔣幹在帳中拾得張蔡與周瑜書。妙在疑真疑假。呂布見書。更無不信。曹操見書。初信。後疑。陳宮所拾之書。並非曹操所作。蔣幹所拾之書。却是周瑜所爲。一樣拾法。兩樣來歷。前後又各各入妙。

秦慶童述董承私語。只一句兩句。妙在慶童不解。蔣幹述周瑜私語。亦只一句兩句。妙在蔣幹先知。慶童所聽有義狀爲証。却是曹操搜出。蔣幹所聽有降書爲証。却是蔣幹帶來。一樣述法。

兩樣詳法。前後又各各入妙。

周瑜詐睡。是騙蔣幹。蔣幹詐睡。又騙周瑜。周瑜假呼蔣幹。是明知其詐。睡蔣幹不應。周瑜是不知其詐。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蔣幹之醒。醒却是夢。妙在先說破他是說客。使他開口不得。又妙在說他不是說客。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在夢中呼子翼罵操賊。使他十分疑惑。又妙在醒來忘却。呼子翼罵操賊。一發使他十分疑惑。周瑜假做極疎却步步是密。蔣幹自道極乖却步步是呆。寫來真是好看。

却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邀孔明不是好意孔明欣然從之。孔明從之亦不是不知

一同登舟。駕起帆檣。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屯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孔明之舟如一葉。孔明之身亦如一葉。以一葉之身寄于東吳而安。如泰山真神人也。

周瑜分撥已定。使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敘禮畢。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三十回中事。于此處提照。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只五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于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吾亦助兵千人。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爲主人之事。幸勿推

調天下唯不懷好意

孔明暗思此因說我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調必為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

議乃欣然領諾

寫孔明乖覺只是不露出來

瑜大喜孔明辭出魯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是何意見瑜曰

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

寫周瑜使乖便自已說出來

肅聞言乃往見孔明看

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略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妙人乖覺肅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

功否

寫魯肅忠厚以反襯周瑜

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

郎輩止一能也

又用反激語先

肅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伏路把

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于陸地但能伏路把關此句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此句

是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聚鐵山斷

操糧道

寫孔明耐得寫周瑜耐不得

肅又將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使曹操殺吾耳方纔

說破他使

吾故以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功可

成如各相謀害大事休矣

此以正言教之謀操賊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止其害我之謀

公瑾若去必為所擒

此以忠言告之平其好勝之氣

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為下文望

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備述孔明之言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勝吾

十倍今不除之後必為我國之禍愈敬之愈服肅曰今用人之際望以國家為重此句且待破曹

之後圖之未晚。此句是賓。處處寫魯肅忠厚以反襯周瑜。瑜然其說，却說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眾將引兵往

夏口，遙望江南岸，旗幟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扎。玄德

聚眾曰：孔明一去東吳，杳無音信，不知事體何如？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魚久脫水，母乃涸乎。糜竺曰：竺

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為名，探聽虛實。竺領命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

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訖，設宴款待。糜竺

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既不放去，又不令與糜竺相見，寫周瑜不懷好意。

意。吾亦欲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不放孔明去，反欲賺

玄德來寫周瑜一竺應諾，拜辭而回。肅問瑜曰：公欲見玄德，有何計議？又夾寫魯肅老瑜曰：玄德

發不懷好意了。世之梟雄，不可不除。吾今乘機誘至，殺之，實為國家除一後患。既欲殺孔明，又欲殺玄德，何其狠也。魯肅再三勸諫

又寫魯肅忠厚，以襯周瑜。瑜只不聽，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看吾擲盃為號，便

出下手。讀至此為却說糜竺回見玄德，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玄德便教收拾

快船一隻，只今便行。又寫玄德坦直，以襯周瑜。雲長諫曰：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書信，之極恐其中有詐，不

可輕去。前襄陽赴會是關公勸行，今周郎相邀，却是關公諫阻，與前相類而又相反。玄德曰：我今結束吳，以共破曹操。周郎欲見我，我

若不往，非同盟之意。兩相猜忌，事不諧矣。玄德只防曹操不防周瑜。雲長曰：兄長若堅意要去，弟願同往。公

張飛曰我也跟去

寫翼德

玄德曰只雲長隨我去翼德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分付

畢即與雲長乘小舟并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

前往襄陽是子龍隨去今往江東是關公隨去前是三百步卒今只二十餘人又相類而

相玄德觀看江東艨艟戰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喜

又寫玄德忠厚以觀周瑜

軍士飛報周瑜劉

豫州來了瑜問帶多少船隻來軍士答曰只有一隻船二十餘從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

此又讀至

爲玄德擔憂

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然後出寨迎接玄德引雲長等二十餘人直到中軍帳敘禮畢瑜

請玄德上坐

天下惟不懷好意人最會虛恭敬

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

瑜設宴相待且說孔明偶來江邊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喫了一驚

此一驚驚不小

急入中軍帳竊

看動靜只見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孔明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

讀者至此必疑下文定是孔明

設計然後立

回視玄德談笑自若

履危而不知使旁觀者愈着急

却見玄德背後一人按劍而立乃雲長也

在孔明眼

中寫一

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遂不復入仍回身至江邊等候

妙在此時不即與玄德相見

周瑜與玄德飲宴

酒行數巡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

再在周瑜眼中寫一雲長忙問何人

玄德曰吾弟關雲

長也瑜驚曰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

二十五回中事忽于此處一提

玄德曰然也瑜大驚汗流滿背便斟酒與

雲長把盞

不是寫周瑜正是寫雲長

少頃魯肅入玄德曰孔明何在煩子敬請來一會瑜曰且待破了曹操與

孔明相會未遲

又不肯教孔明相見寫周瑜不懷好意

玄德不敢再言雲長以目視玄德

寫雲長

玄德會意即起身辭

瑜曰備暫告別即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叩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玄德別了周瑜與雲長等來

至江邊只見孔明已在舟中寫孔明真是可愛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

也孔明曰若無雲長主公幾為周郎所害矣玄德方纔省悟極寫玄德忠厚老實便請孔明同回樊口孔明

曰亮雖居虎口安如泰山唯龍能制虎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

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為後文伏筆寫孔明真是可愛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

亮必還矣項先算定真是奇絕妙絕玄德再欲問時孔明催促玄德作速開船言訖自回玄德與雲長及從人

開船行不數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船頭上一員大將橫矛而立乃張飛也因恐玄

德有失雲長獨力難支特來接應前已寫過雲長此却極寫翼德於是三人一同回寨不在話下却說周瑜送了

玄德回至寨中魯肅入問曰公既誘玄德至此為何又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與玄德

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此處方纔說明肅愕然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使者呈上書看

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折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此封書亦可作銅雀臺賦觀

喝斬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此人頭回而身不回

矣當贈詩一句曰頭在曹軍身在吳隨令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前分六隊起身每隊二人今遣三

變換此之謂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鳴鼓呐喊而進却說曹操知周瑜

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爲前部操自爲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

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爲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

弟蔡璠前進兩船將近甘寧拈弓搭箭望蔡璠射來應弦而倒先寫先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

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次寫左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

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腳不住甘寧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總寫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

着砲者不計其數從已時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寡不敵眾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此孔明

謂先挫北軍銳氣者也雖是曹軍敗回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爲

周瑜之功亦卽孔明所教爲下文曹操誤殺二人張本蔡瑁曰荊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

爾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荊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旣爲水軍

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

船居於外爲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爲周瑜計殺二人張本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

三百餘里煙火不絕將寫周瑜所放之火先寫却說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

處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又寫火光預爲

觀瑜亦心驚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

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了礮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

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爲下文賺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吾寨。」

操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教收起礮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極寫南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問眾將曰：

「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周瑜既觀水寨之後，正欲使人渡江，離間蔡瑁、張允而蔣幹請往江東適中機會，恰好奏着周瑜也。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爲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誰知此去倒使周瑜成功。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故人蔣幹相訪。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與眾將附耳低言如此。

如此，妙在不敘明所授何，眾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葛巾布袍，極其淡素，錦衣花帽，極其絢赫，相形之下，甚是好。看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

「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妙在開口便說破他。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作

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趣甚不愧稱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

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爲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敘禮畢，坐定。

卽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誇耀江東人物須臾，文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

分兩行而入。誇耀江東殷富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

告眾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前妙在說破他是說客，此又妙在說他並不是說客。

說客使他不得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

開口不得。」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

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卽斬之。」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甚惡甚。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朱虛侯監酒是禁人逃席，今太史慈監酒是戒言公事此等令。

蔣幹驚愕，不敢多言。直是開口不得。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

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爲下文詐醉張本。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

右軍士皆全裝慣帶，持戈執戟而立。誇耀江東軍威。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

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又誇耀江東糧草。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

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爲過。」瑜執幹手

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說得風流慷慨，一發使他開口不得。言罷，大笑。蔣幹面如

土色。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羣英會。」盛稱江東得士非獨誇示蔣幹正。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曰：「丈夫處世，今立功名，立功名兮。」

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徹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佯作大醉之狀，攜幹入帳，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籍。蔣幹如何睡得着？妙在攪得他不能穩睡。

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尙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却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張允蔡瑁謹封」。惡極妙極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

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操賊之首。」既騙之以桌上來書，又騙之以帳中醉語，騙法愈妙。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賊之首。」又復疊一句宛然是醉人聲口。及幹問之，瑜又睡着。妙幹伏於牀上，將近

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妙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宛然是醉人情那人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